

REFORM

China Takes Appropriate Steps

改革

中国做对的顺序

杨宇立◎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REFORM
China Takes Appropriate Steps

改革
中国做对的顺序

杨宇立◎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中国做对的顺序/杨宇立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177 - 0328 - 0

I . ①改… II . ①杨…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090450 号

书 名：改革：中国做对的顺序

著作责任者：杨宇立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177 - 0328 - 0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 × 960mm 1/16

印 张：23.25

字 数：306 千字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5.00 元

联系 电 话：(010) 68990646 68990692

购 书 热 线：(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络 订 购：<http://zgfzcbss.tmall.com>

网 购 电 话：(010) 68990639 88333349

本 社 网 址：<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 子 邮 件：cheerfulreading@sina.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今阅·出品
cheerfulreading

编辑手记

其实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这篇编辑手记——我担心由于自己的原因拉低了这本书本来足以成为经典的高度。然而，我却又难以抑制内心的冲动——除了那些书中无法看到的编辑痕迹，我真心还想为这本书再多做些什么。所以，您可以越过此处，直接进入杨宇立老师为您打造的庄严华丽的殿堂，也可以选择悠闲地踱过我这样一个普通人为您铺设的石板小路。相信您读完本书之后，更能体会我写下这篇编辑手记时的心情。

作为唯一存续至今的古文明，除了少数特殊阶段，中华文明一直呈现出多元与包容的特征。但正因如此，所谓中国人缺乏信仰、价值观混乱等问题也一直遭外人诟病，甚至连国人自己也这么认为。今时今日，如果说什么样的关键词能够最广泛地统和中国人，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相信非“改革”莫属。的确，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成就举世瞩目，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因改革而改变。即使改革一词通过各种媒体频繁轰炸我们的视听，以至于出现了审美疲劳，但是毫无疑问，这样一个中性词仍然充满了积极的情感色彩。

然而，“改革带来改善”这个“逻辑”几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竟然是

罕见的——大多数国家的改革都可以描述成“经历痛苦过程后的痛苦结果”。此时此刻，中国却仍在不断改革。不可否认，我们面临着太多的困境：腐败频发、法治不彰、经济下行、环境污染……要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除了反省自己做错了哪些，中国同样有必要思考自己曾经做对过什么。

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未来路上的指引——教训告诉我们不能往哪走，经验则告诉我们大方向在哪里。后者恰恰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中国在现实中取得了如此多的成绩，却没能梳理清楚自己是怎么成功的，那些官方的解释很容易在其他国家找到反例。

我们一直没能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没有找到中国故事的“书胆”。所以，在外人和自己人看来，中国颇像个暴发户或者怪胎。“元叙事”缺失所产生的影响巨大且广泛，已经成为中国复兴路上必须跃过的鸿沟。

杨宇立老师的思考恰逢其时，他将改革与发展比喻成牌局，出牌顺序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他以极具历史纵深感的视角，为我们解读了中国改革的“秘密”。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做对了供给新制度的顺序，使得改革红利得以发挥，改革危机得到控制。相信这应该成为现代“中国故事”的重要情节，为改革正名，为未来引路。

当然，没有任何事是孤立存在的，现实中往往没有仅从 A 推出 B 的简单逻辑，世事皆是一果多因，一因多果，相关回归，系统生成。但我们总要有个侧重，否则世界上只能有百科全书了。供给新制度的顺序便是本书的核心，也是彰显中国人智慧的亮点。

未来，我们能否继续做对顺序？

导 读 / 1

引 言 / 11

第1章 中国改革开放：伟大的制度变迁

在世界人口大国中，中国的人口最多；在人口最多的国家当中，中国的历史最悠久；在历史悠久的国家当中，中国近代的衰落最惨烈；在经历过近代苦痛的国家当中，中国的探索图强之路最艰辛；在所有探索图强之路的当代国家当中，中国最先推动全面改革开放；在所有做过改革开放的国家当中，中国的表现最精彩壮观；在中国展示的精彩壮观当中，留给世界的疑问最多；在这些疑问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受到邀请”的国家的改革开放总效果，不及“受到恫吓”的中国？

第1节 知易行难的改革开放事业 / 21

第2节 改革开放的简略国际比较 / 28

第3节 充当改革预言家的高风险时代 / 39

第4节 幽深的经济改革悖论 / 48

第5节 事实、问题与敬畏 / 57

第2章 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与动力

研究中国改革策略最明显的疏漏之一，莫过于让历史虚无。在面对历史时最严重的冒犯，莫过于对历史的偶然部分失敬。因为偶然性往往最接近历史长河的大转弯处。人们回顾历史最大的失察，莫过于完全排除进化发展的大历史视角。而一旦无视历史的进化发展，解构、建构的理论对于未来的启示意义似将模糊不清……由于这些原因并且不止于这些原因，在阅读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想知道，所需支付的“历史货币”究竟在这个时代之前已经预付了，还是需要在未来分期支付？

第1节 主要欧洲国家的历史速描 / 67

第2节 中国古代历史遗产的地位和性质 / 79

第3节 近代中国初到历史的大转弯处 / 88

第4节 20世纪初失败的试验与国共斗争 / 96

第3章 曲折的探索与成功的农村改革

观察中国货币上的国徽图案，人们发现，象征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麦穗部分比其他象征物所占的面积都大，尽管它离中央很远。这能暗示，不了解中国农民近乎不了解中国人民及其政府；不了解中国农村就很难了解中国社会；不了解两千年来大同小异的传统农业社会，则必致大大低估中国变革之艰难。因此如不深究约35年前农村改革的性质，将可能存在割断中国历史与未来之间联系的认识盲区。

第1节 中国的农村和农民 / 109

第2节 计划经济在中国的最初实践与修正 / 116

第3节 “文革”及其与改革关联的部分 / 124

第4节 农村改革的自发性与成就 / 133

第5节 农村改革的历史性质 / 141

第6节 农村改革的承前启后意义 / 146

第4章 先营造市场环境的改革顺序

先行营造市场环境的经济体制改革顺序，理论上不可能，但中国在经济改革实践中居然做到了。先营造市场环境的改革顺序意味着暂缓对企业的产权改革，但这又生出谁来充当市场主体的大难题。如果能闯过这一关，中国的改革将与众不同；如果未能闯过这一关，中国的经济改革将与前苏联国家没有什么不同。从优先营造市场环境开始，中国的改革尽显疑窦重重，而现在正是揭示这些秘密的时候。简单说，现代经济理论并没有逻辑上的错误，只不过中国的改革在操作上更正确。

第1节 分解并逐项供给市场制度与激进改革 / 157

第2节 作为参照的俄罗斯经济改革 / 164

第3节 中国先改价格的决定因素 / 170

第4节 价格改革与乡镇企业崛起的实质关联 / 177

第5节 各类企业对价格改革的不同反应 / 189

第5章 反向价格改革与对外开放

即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在 20 世纪 80 年的部分被讲得不够周详，人们也能体察到其中的艰难曲折和劳心劳力的特点。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更致命；改革不只是“好政策”依次出台和独领风骚的时代，更是官民同舟共济和专心改革的好时光；改革的意愿可贵，但允许探索试错的氛围更能推进改革；改革需要胆量和勇气，更需要智慧和眼光；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领导和推动，也要依靠不断内生出的深化改革的力量及由此而生的前行惯性。

第1节 从反向价格改革到“价格双轨制” / 201

第2节 “价格双轨制”的短暂实践 / 207

第3节 有控制的对外开放 / 212

第4节 新旧体制的惊险平衡与此消彼涨 / 220

第5节 20世纪80年代的若干非主流问题 / 226

第6章 无通胀条件下的企业改革

20世纪最后10年间，发达国家纵情欢呼“历史的终结”，中国则仍专注于以正确的改革顺序开辟历史。这时的中国正式表明了，自己对财产权利的态度初步符合市场制度的要求。尽管中国企业改革的过程带有“硬着头皮”的为难表情，但若考虑到私营企业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多舛命运，人们反而好奇，中国怎能在不长的时间让这个敏感议题的历史与现实做到妥协？

第1节 关于财产权利的信念 / 235

第2节 三种所有制企业并存之奇观 / 243

第3节 政企关系的复杂进化 / 252

第4节 产权改革的时机与动力 / 261

第5节 产权改革的时机和效果 / 269

第7章 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

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企业改革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一定是表现性最强的。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国家，企业改革所涉及的人口越多，理论上的政治阻力反而可能越小。但改革实践不只服从理论。对于农业大国来说，企业制度的改革因关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的切身利益，操作上的难度远大于理论上的事前估计。假如企业产权改革非搞不可，那么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到位，以及更敏感的各行各业“被改革的权利”是否公平。

第1节 深化企业改革的教益 / 279

第2节 应对“世界级就业战争”的中国条件 / 284

第3节 经济改革的“自救得救”之道 / 292

第4节 事业单位改革始于“创收”，止于“夹生化” / 298

第5节 提高辩论质量 / 306

第8章 体制转型的微观舒适性障碍

现代化是人类进化的新篇章，但改革开放未必一定是。现代化声光在发展中国家激起的超越愿望，使很多人将对成本和代价的考量置于次要位置，低估了挑战的程度。中国改革拓宽了现代化道路的宽度：既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也减少了发达国家的“天命感”。在评估改革成本和代价时，最核心的问题或许是，如何解释许多人感到微观制度的舒适性严重不足。当然，这也决不意味着“文革”时代普通中国人感觉就是赏心悦目的。

第1节 腐败亡改革，反腐舒民心 / 315

第2节 “官本位”的历史原因与腐败指数 / 322

第3节 贫富差距的是非曲直 / 330

第4节 传统农业到现代工商社会之间 / 339

第5节 传统公共生活与现代公共生活 / 348

后记 / 357

赶时间的读者可以从本书第3章第2节开始，从很多中国人有共同经历的部分开始阅读。本导读或可浓缩前两章的学理内容。

近1/3世纪以来，全球改革竞赛为这场国际赛事赢得的荣誉不多。比赛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目前，有不少于20个国家对改革时代怀有从不愉快到痛苦之间的记忆。唯有中国公众对改革“上瘾”：无论官方推出多少改革举措，都会激起人们越要越多的想法。这个反差预示了一个平静但不平凡的结论：中国的改革尚未完成，也不完美，但人们也很难令人信服地指出哪个国家业已完成的改革比中国更完美。

在中国仍被视为可敬的改革事业，在其他国家沦为不大讨人喜欢的时代记忆，标志着全球范围的改革广种薄收的结局，导致大而化之的改革论调不能说明的问题明显多于能够说明的问题。究竟哪儿出了错？

诚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得益于各种对外开放，是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管理和经验借鉴、模仿的结果。不过这个说法漏洞蛮大。因为近百年来，

“人类高级文明”的“制造工艺”四处外溢，人们伸手就可以从图书馆书架上得到。闭关锁国的政策被绝大多数国家抛弃，何以改革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却充斥着眉头紧锁的失败者？假如将中国改革举措归纳出那么几条原则、要点，放到其他欠发达国家去再试验，恐怕很少有人相信会结出好果实。

涉及人类进步的普适信条与各国文明发展专用道路之间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改革和现代化的世界观或许到了需要彻底辩论的时刻。

从根本上说，改革和现代化的目标集合不是问题，至少不是大问题，对外开放更不难办到，成大问题的是相应的过程、手段、路径、策略的知识稀缺至极。人类还不能自以为摆脱了对于如何搭救自己的无知状态。

在道义上，别的国家不存在救助一个欠发达国家的无限责任，基督教的箴言“自救得救”至今不失真理的品质。基于主权的理由，国际社会说什么是一回事，自己怎样做、做对什么是另一回事。那么应该做对什么呢？可能的答案是做对供给文明制度的顺序。不过这相当不容易。

诚实的研究应当将如下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摆在座右铭的位置，时时谨防与之作对。

①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与其他国家完全合辙。因此现代化一定享有主权自由的名义。

②在 1978 年以前，人类从未有过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次完整实践，因此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没有。这意味着没人真正知道改革应该怎么做。“口衔天命”的人应该收束自己滔滔不绝的冲动。

③现代化不仅是一个“钱”的问题，现代化国家也呈分地区扎堆状态。包括产油国在内的中东和非洲没有一个公认的现代化国家，南美的现代化国家也被公认为成色不足。这个事实很可能暗示了各国文明进程中“精神导师”的潜在作用很大。

给定中国在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上层建筑的连续性，加上农村出人

意料地先行改革，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改价格、90 年代改产权等主要事实，等到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做足了 20 年。这个很难让人感到过瘾的改革时间表象所掩盖的秘密，可能正是中国改革在各时期的正确顺序——前一轮改革所形成的“红利”可被部分用于支付后一次改革的“费用”。

相比之下，苏联 1991 年 12 月正式解体，1992 年 1 月 2 日俄罗斯将价格全部放开，同年 8 月 19 日宣布私有化，改革的动作之快、之猛，绝对配得上“英勇无畏”的称号。不过这种智力含量很低的英勇无畏也许用错了地方。据说置身“改革流泪谷”时代的俄国人“仿佛感到上帝那根倒霉的手指一直戳在自己的前额”。

没人否认中国的“改革扬尘”和“改革的后坐力”不小，但比之目前西方观察家挖苦“俄罗斯最初醉醺醺地向民主道路走了几步”，中国既有的改革成就显然不是“早起的鸟儿吃到了最肥的虫子”那么简单。很蹊跷的问题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一打改革参与国怎么会在握有一手“好牌”的情况下，“险些沦为第三世界的新成员”？看来在改革的竞赛中受到“高人”指点不是制胜法宝，试图“克隆”一整套好制度的愿望往往事与愿违。至少在概率上是这样的。

人们注意到了，被西德（联邦德国）合并的东德（民主德国）改革具有最佳的舒适性，改革的喧嚣声最小。然而人们一旦知道德国的“统一税”已累计达 1.5 万亿欧元（约 2 万亿美元），就会放弃不切实际的“赎买式改革”的幻想。

中国迄今的改革成就主要显见于经济领域，以及大多数人的精神松弛和经济权利扩展，因而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我不同意说几亿人从饥贫到丰衣足食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事情”。耳聪目明的夸夸其谈对于反贫困目标一貫束手无策，更何况对智力要求极高的改革事业。近 10 多年来，最棘手的改

革竞赛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经济规模怎么会在改革时代持续实现对其他经济体的“超车”？据说做到这件事情的难度“犹如飞机在飞行途中更换发动机……”

打个比方：无论一个人出于娱乐目的，还是真的希望从打牌、下棋或足球等竞赛中赚钱，熟悉“游戏规则”很重要吗？那是一定的。但仅仅精通游戏规则本身并不能保证任何胜利，你究竟能否从博弈中获胜，非得实际地投入赛场不可。只有赛场中存在真正的取胜之道——每一步棋、每一张牌、每一脚球的恰当顺序。

人们也许看不到一次比赛只产生一个胜利者背后的元素，但要说正确的顺序与智慧、经验、专注、勇气无关，那就未免太外行了。所以，弱者和后来者的机会就寄托在实践中占优的操作顺序上：摸到一把“好牌”者未必一定会赢，一支弱旅也不见得一定会输掉比赛。

任何国家的赶超事业都不能指望省心省力和无成本。但作为小概率事件出现的任何一次有效、可靠的赶超策略，都会增加人类发展路径的丰富性，包括占优策略取自对以往许多挫折、教训的反思升华之部分。这个星球平等地给予世界各国的最大的先验性“恩赐”，莫过于永远为自主发展的可能性预留机会，以使各国的经验、智慧都能通过做对供给新制度的顺序展示出来。

由此观之，改革和现代化都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部分努力，是很容易出错的事业。“做对顺序”的高度智力性质决定了，被域外模式搞得头昏眼花和对域外建议言听计从，皆有“交出大脑”的高风险。国际社会的最大善意，就是不要“善意地”妨碍一个民族国家发挥自身的智力和潜力，理解其探索试验中的失误。如果这个判断有合理之处，人们会感到各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将乐于为发展目标提供正能量。总之，进化性发展不可以力相逼。

需再重申，相对短暂的现代化经历和低成本的改革都是小概率事件，属于两个维度的小概率。近半个世纪以来，原本处于欠发达阵营的国家跻身现代化国家行列，小国十之有一，大国十无一二。成功率约为 $1/10$ 。近 $1/3$ 世纪以来，全球 30 多个国家先后投身改革竞赛，从未遭遇转型性经济衰退打击者仅中国和越南而已，这就是不到 $1/15$ 的概率了。其中又只有中国在改革中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显著领先于完成了“整体改革方案”“全部规定动作”的国家。

在改革时代，中国不是说得最多的国家，中国做的比说的多。而说得最多的国家并不是改革竞赛的实际参与者。因此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对于改革说得最多的国家是否说错了什么，在改革做得好的国家做对了什么。好答案未必非要找出二者的对抗性矛盾。

实事求是的立场需要人们反思，主流经济学和人权主张有实质性错误吗？人们不必通过测量动机来怀疑别人说话的权利，反倒应当承认其中至少没有大错，否则为何不阻止孩子们在课堂学习这类知识？

不过该判断包括了某些重要的暗示，它假定同时存在一组优化的结构性关系并引导人们努力地理解其中的细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多元文化。说对什么和做对什么的关键分歧就在于，擅长舌灿莲花的推销员相信，好制度及其所有细节要么全有，要么全没有——简直在呼吁上帝再现一次创造世界的过程。而真正能赢得改革竞赛的关键选择则是，怎样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即怎样把到手的牌按照一种可能获得“事后赞成票”的正确顺序打出去。此举当然远非寻常智力所能胜任。

如今，既有的信息已足显中国改革非同寻常的实践顺序。

中国改革的第一出击顺序在农村。这个开局与一般认为农民最保守的看法南辕北辙。但正是中国农民在改革中一马当先，5 年增产 1 亿多吨粮食，而且改革的成本相对最低，这如何解释？现象中最蹊跷的部分在于当时农民

选择的空前一致，以及 20 年后搞村民自治尽显山重水复。

原来，“计口分田”模式在中国有着两千年历史经验的支持，而搞村民自治却需要从头学起。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经验与特定时代背景下农民的历史经验一旦结合，它将为中国改革夯实全世界最丰厚的历史基础。1986 年越南针对被战争打烂了的经济，改革之路亦由农村出发，同样获得了丰收。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把中国改革 37 年讲成在一张白纸上开始，怎能解释农民选择的一致性和农村改革的低成本？谁知万事开头难的道理？

关注人数占优的中国农民的作为，对于理解中国改革的关键顺序安排是一把钥匙。现在人们或许应该看一看，比当年整个非洲粮食总产量还多的 1 亿吨新增粮食能证明什么？

除了“囤里有粮，心中不慌”的传统效果，农民“怕政策变”明显有利于中国保持上层建筑的连续性，并迅速补充执政党的政治资源。不仅如此，上层建筑的连续性加上 1 亿吨粮食，还打算为中国做对下一步改革顺序作出更大贡献。

农村改革以后，中国面临与所有改革参赛国同样的挑战：改价格、改产权。不同在于，中国享有农村改革成功所形成的政治经济红利。

理论上，改价格以营造市场环境与改产权以形成市场主体，是互为依存的整体关系。传说连上帝都不允许先改其中之一而暂时搁置其中另一项。现在人们知道，这个理论是无错无过的。中国改革实践未能证伪它。

在人类既有的知识体系界限内，除非同步改价格与产权，似乎没有第二条路可供选择。而经济改革的成功一定要付出命中注定的“短痛”代价，等待经济秩序很快向一般均衡收敛。然而“文革”之后的中国经济再也经不起“一次短痛”的折腾了。现在人们还知道，“短痛”的实质是“短痛有多短、有多痛”的问题。

当外国观察家发现中国既要向市场制度转型，又拒绝付出经典的“短痛”代价之后，他们预测中国崩溃便成为观看全球改革竞赛时的一种时髦反应。他们似乎都没有说错什么，可问题仍旧是中国做对了什么？

中国决定在农村改革之后先行推动价格改革，展示了十分明智的顺势而为，政治考量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上层建筑的连续性决定了产权改革的滞后顺序；第二，价格改革沿着政治阻力最小的路径上升到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的优先位置。换言之，当时有本事对私有产权口诛笔伐的人很多，而能讲清楚价格波动的阶级属性的人很少。况且《资本论》认可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

从供给新制度顺序的视角看，价格改革优先的顺序即使正确，也没有办法一笔勾销转型通胀的成本。只不过一旦先改价格，农村改革所积攒的 1 亿吨粮食的红利就会愈显弥足珍贵：首先，转型通胀对占总人口 82% 的农民的伤害最小。农民可以自给自足；其次，1 亿吨粮食更适于应对因放松价格管制而导致的转型通胀，但不大适于缓解因产权改革而引致的转型失业。

问题原封未动：即使先改价格更符合市场经济的生物学（进化）本性，还是没有办法回答由谁来充当市场主体的关键难题。

迄今为止，中国改革被掩盖得最好的秘密，就是在做出先改价格的政治决策之后，指靠谁来填充了那个时代的市场主体的缺位？这就是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必须拥有一张“王牌”——能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的企业：①政治上正确（公有制范畴）；②经济激励机制与私人企业相似；③足够庞大的数量；④办企业的不是新手。

于是先前的社队企业（后来称乡镇企业）脱颖而出。乡镇企业不但获得了大发展，还带动国企增加了就业。而这又意味着一种关乎经济改革成败的成本支付方式，当中国先改价格专注于应对转型通胀时，转型失业不是一个火上浇油的因素。当 10 年后中国闯过改价格的关口，再行推动企业产权

改革时，转型通胀已经偃旗息鼓，甚至出现通缩。经济改革的两项关键成本就这样被依正确的改革顺序安排为分期支付，被控制在中国各时期各种资源条件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历史是表现性很强的因素。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而是显得“押韵”。上层建筑的连续性固然是中国暂且搁置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原因，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还很有限，历史上“公”优于“私”的价值排序惯性依然强大，贸然推进国企产权改革的综合风险是很可怕的。等到 20 世纪 90 年代国有经济总量呈亏损时，中国人的正常理性也足以提出好问题，即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的经济成分，它能捍卫谁的荣誉？

另一个历史因素在中国改革中的表现就更神奇一些，那就是乡镇企业的数量和质量。30 多年前中国拥有数量惊人、不少于 15 万家的社队企业，最初缘于“大跃进”时期“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方针，“文革”时期再因政治和备战需求卷土重来。当时众多“小而全”的“农村工厂”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玩笑”。但它拥有两大优良潜质，一是庞大的数量很难在回应市场召唤时走上垄断的歧途，二是“泥腿子”办工厂不能被视为“新手”。这看似是“白搭牌”，但却在中国先改价格的顺序安排下被派上了大用场——充当为中国量身订制的市场主体。

与中国的改革顺序相比，前苏东国家经济改革多由私有化运动打头阵。现在人们轻易看出其中蕴含的灾难性后果：市场制度尚在最幼弱时期便优先培育了强大的反市场力量——原国家企业从计划垄断直接变身市场垄断。尽管人们知道市场垄断比计划垄断更坏，但因改革出现的这个更坏的后果，是人们在改革以前所不知道的。

以释放中国人民创造潜力、聪明才智效率的视角看，改革开放时代中国进步的速度足够快，相应的“改革扬尘”亦可谓不小。正当的抱怨不仅多，而且一直通过日益扩大和深化的公共生活，不断提升着中国社会承受不同意